漢書/卷0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谷永杜鄴傳　第五十五 ◄

漢書
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師丹傳　第五十六

► 揚雄傳　第五十七上

何武

何武字君公，蜀郡郫縣人也。宣帝時，天下和平，四夷賓服，神爵、五鳳之間婁蒙瑞應。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，作中和、樂職、宣布詩三篇。武年十四五，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。是時，宣帝循武帝故事，求通達茂異士，召見武等於宣室。上曰：「此盛德之事，吾何足以當之哉！」以褒為待詔，武等賜帛罷。

武詣博士受業，治易。以射策甲科為郎，與翟方進交志相友。光祿勳舉四行，遷為鄠令，坐法免歸。

武兄弟五人，皆為郡吏，郡縣敬憚之。武弟顯家有市籍，租常不入，縣數負其課。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，顯怒，欲以吏事中商。武曰：「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眾先，奉公吏不亦宜乎！」武卒白太守，召商為卒吏，州里聞之皆服焉。

久之，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，徵對策，拜為諫大夫，遷揚州刺史。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，服罪者為虧除，免之而已；不服，極法奏之，抵罪或至死。

九江太守戴聖，禮經號小戴者也，行治多不法，前刺史以其大儒，優容之。及武為刺史，行部錄囚徒，有所舉以屬郡。聖曰：「後進生何知，乃欲亂人治！」皆無所決。武使從事廉得其罪，聖懼，自免。後為博士，毀武於朝廷。武聞之，終不揚其惡。而聖子賓客

為群盜，得，繫廬江，聖自以子必死。武平心決之，卒得不死。自是後，聖慚服。武每奏事至京師，聖未嘗不造門謝恩。

武為刺史，二千石有罪，應時舉奏，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，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，州中清平。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，試其誦論，問以得失，然後入傳舍，出記問墾田頃畝，五穀美惡，已乃見二千石，以為常。

初，武為郡吏時，事太守何壽。壽知武有宰相器，以其同姓故厚之。後壽為大司農，其兄子為廬江長史。時武奏事在邸，壽兄子適在長安，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，酒酣，見其兄子，曰：「此子揚州長史，材能駑下，未嘗省見。」顯等甚慚，退以謂武，武曰：「刺史古之方伯，上所委任，一州表率也，職在進善退惡。吏治行有茂異，民有隱逸，乃當召見，不可有所私問。」顯、覆眾強之，不得已召見，賜卮酒。歲中，廬江太守舉之。其守法見憚如此。

為刺史五歲，入為丞相司直，丞相薛宣敬重之。出為清河太守，數歲，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。久之，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，徵為諫大夫。遷兗州刺史，入為司隸校尉，徙京兆尹。二歲，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，有司以為詭眾虛偽。武坐左遷楚內史，遷沛郡太守，復入為廷尉。綏和三年，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，武為御史大夫。成帝欲修辟雍，通三公官，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。武更為大司空，封氾鄉侯，食邑千戶。氾鄉在琅邪不其，哀帝初即位，褒賞大臣，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為氾鄉侯國，增邑千戶。

武為人仁厚，好進士，獎稱人之善。為楚內史厚兩龔，在沛郡厚兩唐，及為公卿，薦之朝廷。此人顯於世者，何侯力也，世以此多焉。然疾朋黨，問文吏必於儒者，問儒者必於文吏，以相參檢。欲除吏，先為科例以防請託。其所居亦無赫赫名，去後常見思。

及為御史大夫司空，與丞相方進共奏言：「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，內史典獄事，相總綱紀輔王，中尉備盜賊。今王不斷獄與政，中尉官罷，職并內史，郡國守相委任，所以壹統信，安百姓也。今內史位卑而權重，威職相踰，不統尊者，難以為治。臣請相如太守，內史如都尉，以順尊卑之序，平輕重之權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以內史為中尉。初武為九卿時，奏言宜置三公官，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，更置州牧，後皆復復故，語在朱博傳。唯內史事施行。

多所舉奏，號為煩碎，不稱賢公。功名略比薛宣，其材不及也，而經術正直過之。武后

母在郡，遣吏歸迎。會成帝崩，吏恐道路有盜賊，後母留止，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。哀帝亦欲改易大臣，遂策免武曰：「君舉錯煩苛，不合眾心，孝聲不聞，惡名流行，無以率示四方。其上大司空印綬，罷歸就國。」後五歲，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，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，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，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。月餘，徙為前將軍。

先是，新都侯王莽就國，數年，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。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，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，為莽求特進給事中。哀帝復請之，事發覺。太后為謝，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，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，削千戶。後有詔舉大常，莽私從武求舉，武不敢舉。後數月，哀帝崩，太后即日引莽入，收大司馬董賢印綬，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。莽故大司馬，辭位辟丁、傅，眾庶稱以為賢，又太后近親，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。武為前將軍，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，二人獨謀，以為往時孝惠、孝昭少主之世，外戚呂、霍、上官持權，幾危社稷，今孝成、孝哀比世無嗣，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，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，親疏相錯，為國計便。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，而祿亦舉武。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。莽風有司劾奏武、公孫祿互相稱舉，皆免。

武就國後，莽寖盛，為宰衡，陰誅不附己者。元始三年，呂寬等事起。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，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，連引諸所欲誅，上黨鮑宣，南陽彭偉、杜公子，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。武在見誣中，大理正檻車徵武，武自殺。眾人多冤武者，莽欲厭眾意，令武子況嗣為侯，謚武曰剌侯。莽篡位，免況為庶人。

王嘉

王嘉字公仲，平陵人也。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，坐戶殿門失闌免。光祿勳于永除為掾，察廉為南陵丞，復察廉為長陵尉。鴻嘉中，舉敦朴能直言，召見宣室，對政事得失，超遷太中大夫。出為九江、河南太守，治甚有聲。徵入為大鴻臚，徙京兆尹，遷御史大夫。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，封新甫侯，加食邑千一百戶。

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，上甚敬之。哀帝初立，欲匡成帝之政，多所變動，嘉上疏曰：

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。孔子曰：「材難，不其然與！」「故繼世立諸侯，象賢也。」雖不能盡賢，天子為擇臣，立命卿以輔之。居是國也，累世尊重，然後士民之眾附焉，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。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，往者致選賢材，賢材難得，拔擢可用者，或起於囚徒。昔魏尚坐事繫，文帝感馮唐之言，遣使持節赦其罪，拜為雲中太守，匈奴

忌之。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，拜為梁內史，骨肉以安。張敞為京兆尹，有罪當免，黠吏知而犯敞，敞收殺之，其家自冤，使者覆獄，劾敞賊殺人，上逮捕不下，會免，亡命數十日，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，卒獲其用。前世非私此三人，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。

孝文時，吏居官者或長子孫，以官為氏，倉氏、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。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，然後上下相望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其後稍稍變易，公卿以下傳相促急，又數改更政事，司隸、部刺史察過悉劾，發揚陰私，吏或居官數月而退，送故迎新，交錯道路。中材苟容求全，下材懷危內顧，壹切營私者多。二千石益輕賤，吏民慢易之。或持其微過，增加成罪，言於刺史、司隸，或至上書章下；眾庶知其易危，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。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，吏士臨難，莫肯伏節死義，以守相威權素奪也。孝成皇帝悔之，下詔書，二千石不為縱，遣使者賜金，尉厚其意，誠以為國家有急，取辦於二千石，二千石尊重難危，乃能使下。

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，有章劾，事留中，會赦壹解。故事，尚書希下章，為煩擾百姓，證驗繫治，或死獄中，章文必有「敢告之」字乃下。唯陛下留神於擇賢，記善忘過，容忍臣子，勿責以備。二千石、部刺史、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，人情不能不有過差，宜可闊略，令盡力者有所勸。此方今急務，國家之利也。前蘇令發，欲遣大夫使逐問狀，時見大夫無可使者，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。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，宜豫畜養可成就者，則士赴難不愛其死；臨事倉卒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。

嘉因薦儒者公孫光、滿昌及能吏蕭咸、薛修等，皆故二千石有名稱。天子納而用之。

會息夫躬、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，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，雲等伏誅，躬、寵擢為吏二千石。是時，侍中董賢愛幸於上，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，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。上於是定躬、寵告東平本章，掇去宋弘，更言因董賢以聞，欲以其功侯之，皆先賜爵關內侯。頃之，欲封賢等，上心憚嘉，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。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：「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，眾庶匈匈，咸曰賢貴，其餘并蒙恩，至今流言未解。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，宜暴賢等本奏語言，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，考合古今，明正其義，然後乃加爵土；不然，恐大失眾心，海內引領而議。暴平其事，必有言當封者，在陛下所從；天下雖不說，咎有所分，不獨在陛下。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，其事亦議。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，眾人歸咎於永，先帝不獨蒙其譏。臣嘉、臣延材駑不稱，死有餘責。知順指不迕，可得容身須臾，所以不敢者，思報厚恩也。」上感其言，止，數月，遂下詔封賢等，因以切責公卿曰：「朕居位以來，

寢疾未瘳，反逆之謀相連不絕，賊亂之臣近侍帷幄。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，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，幾危社稷，殆莫甚焉！昔楚有子玉得臣，晉文為之側席而坐；近事，汲黯折淮南之謀。今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，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。賴宗廟之靈，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，咸伏厥辜。書不云乎？『用德章厥善。』其封賢為高安侯、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、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。」

後數月，日食，舉直言，嘉復奏封事曰：

臣聞咎繇戒帝舜曰：「亡敖佚欲有國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機。」箕子戒武王曰：「臣無有作威作福，亡有玉食；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國，人用側頗辟，民用僭慝。」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，亂陰陽之統，而害及王者，其國極危。國人傾仄不正，民用僭差不壹，此君不由法度，上下失序之敗也。武王躬履此道，隆至成康。自是以後，縱心恣欲，法度陵遲，至於臣弒君，子弒父。父子至親，失禮患生，何況異姓之臣？孔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孝文皇帝備行此道，海內蒙恩，為漢太宗。孝宣皇帝賞罰信明，施與有節，記人之功，忽於小過，以致治平。孝元皇帝奉承大業，溫恭少欲，都內錢四十萬萬，水衡錢二十五萬萬，少府錢十八萬萬。嘗幸上林，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，猛獸驚出，貴人前當之，元帝嘉美其義，賜錢五萬。掖庭見親，有加賞賜，屬其人勿眾謝。示平惡偏，重失人心，賞賜節約。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，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。雖遭初元、永光凶年飢饉，加有西羌之變，外奉師旅，內振貧民，終無傾危之憂，以府臧內充實也。孝成皇帝時，諫臣多言燕出之害，及女寵專愛，耽於酒色，損德傷年，其言甚切，然終不怨怒也。寵臣淳于長、張放、史育，育數貶退，家貲不滿千萬，放斥逐就國，長榜死於獄。不以私愛害公義，故雖多內譏，朝廷安平，傳業陛下。

陛下在國之時，好詩書，上儉節，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，此天下所以回心也。初即位，易帷帳，去錦繡，乘輿席緣綈繒而已。共皇寢廟比比當作，憂閔元元，惟用度不足，以義割恩，輒且止息，今始作治。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，又為賢治大第，開門鄉北闕，引王渠灌園池，使者護作，賞賜吏卒，甚於治宗廟。賢母病，長安廚給祠具，道中過者皆飲食。為賢治器，器成，奏御乃行，或物好，特賜其工，自貢獻宗廟三宮，猶不至此。賢家有賓婚及見親，諸官並共，賜及倉頭奴婢，人十萬錢。使者護視，發取市物，百賈震動，道路讙譁，群臣惶惑。詔書罷菟，而以賜賢二千餘頃，均田之制從此墮壞。奢僭放縱，變亂陰陽，災異眾多，百姓訛言，持籌相驚，被髮徒跣而走，乘馬者馳，天惑其意，不能自止。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。陛下素仁智慎事，今而有此大譏。

孔子曰：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安用彼相矣！」臣嘉幸得備位，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；身死有益於國，不敢自惜。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，察眾人之所共疑。往者寵臣鄧通、韓嫣驕貴失度，逸豫無厭，小人不勝情欲，卒陷罪辜。亂國亡軀，不終其祿，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。宜深覽前世，以節賢寵，全安其命。

於是上寖不說，而愈愛賢，不能自勝。

會祖母傅太后薨，上因託傅太后遺詔，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，益封賢二千戶，及賜孔鄉侯、汝昌侯、陽新侯國。嘉封還詔書，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：「臣聞爵祿土地，天之有也。《書》云：『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』王者代天爵人，尤宜慎之。裂地而封，不得其宜，則眾庶不服，感動陰陽，其害疾自深。今聖體久不平，此臣嘉所內懼也。高安侯賢，佞幸之臣，陛下傾爵位以貴之，單貨財以富之，損至尊以寵之，主威已黜，府藏已竭，唯恐不足。財皆民力所為，孝文皇帝欲起露臺，重百金之費，克己不作。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，一家至受千金，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，流聞四方，皆同怨之。里諺曰：『千人所指，無病而死。』臣常為之寒心。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，詔丞相御史益賢戶，賜三侯國，臣嘉竊惑。山崩地動，日食於三朝，皆陰侵陽之戒也。前賢已再封，晏、商再易邑，業緣私橫求，恩已過厚，求索自恣，不知厭足，甚傷尊卑之義，不可以示天下，為害痛矣！臣驕侵罔，陰陽失節，氣感相動，害及身體。陛下寢疾久不平，繼嗣未立，宜思正萬事，順天人之心，以求福祐，柰何輕身肆意，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！孝經曰：『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。』臣謹封上詔書，不敢露見，非愛死而不自法，恐天下聞之，故不敢自劾。愚贛數犯忌諱，唯陛下省察。」

初，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、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，時冬月未盡二旬，而相心疑雲冤，獄有飾辭，奏欲傳之長安，更下公卿覆治。尚書令鞫譚、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。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，外內顧望，操持兩心，幸雲踰冬，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，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。後數月大赦，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，「相計謀深沈，譚頗知雅文，鳳經明行修，聖王有計功除過，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。」書奏，上不能平。後二十餘日，嘉封還益董賢戶事，上乃發怒，召嘉詣尚書，責問以「

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，外附諸侯，操持兩心，背人臣之義，今所稱相等材美，足以相計除罪。君以道德，位在三公，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，知相等罪惡陳列，著

聞天下，時輒以自劾，今又稱譽相等，云為朝廷惜之。大臣舉錯，恣心自在，迷國罔上，近由君始，將謂遠者何！對狀。」嘉免冠謝罪。

事下將軍中朝者。光祿大夫孔光、左將軍公孫祿、右將軍王安、光祿勳馬宮、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，請與廷尉雜治。勝獨以為嘉備宰相，諸事並廢，咎由嘉生；嘉坐薦相等，微薄，以應迷國罔上不道，恐不可以示天下。遂可光等奏。

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，制曰：「票騎將軍、御史大夫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諸大夫、博士、議郎議。」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「

如光等言可許」。議郎龔等以為「嘉言事前後相違，無所執守，不任宰相之職，宜奪爵土，免為庶人。」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「聖王斷獄，必先原心定罪，探意立情，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，生者不銜怨而受罪。明主躬聖德，重大臣刑辟，廣延有司議，欲使海內咸服。嘉罪名雖應法，聖王之於大臣，在輿為下，御坐則起，疾病視之無數，死則臨弔之，廢宗廟之祭，進之以禮，退之以義，誄之以行。案嘉本以相等為罪，罪惡雖著，大臣括髮關械、裸躬就笞，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。今春月寒氣錯繆，霜露數降，宜示天下以寬和。臣等不知大義，唯陛下察焉。」有詔假謁者節，召丞相詣廷尉詔獄。

使者既到府，掾史涕泣，共和藥進嘉，嘉不肯服。主簿曰：「將相不對理陳冤，相踵以為故事，君侯宜引決。」使者危坐府門上。主簿復前進藥，嘉引藥杯以擊地，謂官屬曰：「丞相幸得備位三公，奉職負國，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。丞相豈兒女子邪，何謂咀藥而死！」嘉遂裝出，見使者再拜受詔，乘吏小車，去蓋不冠，隨使者詣廷尉。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，縛嘉載致都船詔獄。

上聞嘉生自詣吏，大怒，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。吏詰問嘉，嘉對曰：「案事者思得實。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，不以雲為不當死，欲關公卿示重慎；置驛馬傳囚，勢不得踰冬月，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。復幸得蒙大赦，相等皆良善吏，臣竊為國惜賢，不私此三人。」獄吏曰：「苟如此，則君何以為罪猶當？有以負國，不空入獄矣。」吏稍侵辱嘉，嘉喟然卬天嘆曰：「幸得充備宰相，不能進賢退不肖，以是負國，死有餘責。」吏問賢不肖主名，嘉曰：「賢，故丞相孔光、故大司空何武，不能進；惡，高安侯董賢父子，佞邪亂朝，而不能退。罪當死，死無所恨。」嘉繫獄二十餘日，不食歐血而死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，上遂免明，以董賢代之，語在賢傳。

嘉為相三年誅，國除。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，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，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。元始四年，詔書追錄忠臣，封嘉子崇為新甫侯，追謚嘉為忠侯。

師丹

師丹字仲公，琅邪東武人也。治詩，事匡衡。舉孝廉為郎。元帝末，為博士，免。建始中，州舉茂材，復補博士，出為東平王太傅。丞相方進、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，廉正守道，徵入為光祿大夫、丞相司直。數月，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，由是為少府、光祿勳、侍中，甚見尊重。成帝末年，立定陶王為皇太子，以丹為太子太傅。哀帝即位，為左將軍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，領尚書事，遂代王莽為大司馬，封高樂侯。月餘，徙為大司空。

上少在國，見成帝委政外家，王氏僭盛，常內邑邑。即位，多欲有所匡正。封拜丁、傅，奪王氏權。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，得信於上，上書言：「古者諒闇不言，聽於冢宰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前大行尸柩在堂，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，赫然皆貴寵。封舅為陽安侯，皇后尊號未定，豫封父為孔鄉侯。出侍中王邑、射聲校尉王邯等。詔書比下，變動政事，卒暴無漸。臣縱不能明陳大義，復曾不能牢讓爵位，相隨空受封侯，增益陛下之過。問者郡國多地動，水出流殺人民，日月不明，五星失行，此皆舉錯失中，號令不定，法度失理，陰陽溷濁之患也。臣伏惟人情無子，年雖六七十，猶博取而廣求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，燭知至德，以壯年克己，立陛下為嗣。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，四海安寧，百姓不懼，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。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，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，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。天下者，陛下之家也，胁附何患不富貴，不宜倉卒。先帝不量臣愚，以為太傅，陛下以臣託師傅，故亡功德而備鼎足，封大國，加賜黃金，位為三公，職在左右，不能盡忠補過，而令庶人竊議，災異數見，此臣之大罪也。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，恐嫌於偽。誠慚負重責，義不得不盡死。」書數十上，多切直之言。

初，哀帝即位，成帝母稱太皇太后，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，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，自以定陶共王為稱。高昌侯董宏上書言：「秦莊襄王母本夏氏，而為華陽夫人所子，及即位後，俱稱太后。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。」事下有司，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「知皇太后至尊之號，天下一統，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，詿誤聖朝，非所宜言，大不道。」上新立，謙讓，納用莽、丹言，免宏為庶人。傅太后大怒。要上欲必稱尊號，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，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，丁后為共皇后。郎中

令泠褒、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：「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，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，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，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。」上復下其議，有司皆以為宜如褒、猶言。丹議獨曰：「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，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，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，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，尊卑者，所以正天地之位，不可亂也。今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，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。欲立官置吏，車服與太皇太后並，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。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，義不得復改。禮：『父為士，子為天子，祭以天子，其尸服以士服。』子亡爵父之義，尊父母也。為人後者為之子，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，而降其父母期，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。孝成皇帝聖恩深遠，故為共王立後，奉承祭祀，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，萬世不毀，恩義已備。陛下既繼體先帝，持重大宗，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，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。今欲立廟於京師，而使臣下祭之，是無主也。又親盡當毀，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，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，非所以尊厚共皇也。」丹由是浸不合上意。

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，今以錢易之，民以故貧，宜可改幣。上以問丹，丹對言可改。章下有司議，皆以為行錢以來久，難卒變易。丹老人，忘其前語，後從公卿議。又丹使吏書奏，吏私寫其草，丁、傅子弟聞之，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書。上以問將軍中朝臣，皆對曰：「忠臣不顯諫，大臣奏事不宜漏泄，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。『臣不密則失身』，宜下廷尉治。」事下廷尉，廷尉劾丹大不敬。事未決，給事中博士申咸、炔欽上書，言「丹經行無比，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。發憤懣，奏封事，不及深思遠慮，使主簿書，漏泄之過不在丹。以此貶黜，恐不厭眾心。」尚書劾咸、欽：「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，上所折中定疑，知丹社稷重臣，議罪處罰，國之所慎，咸、欽初傅經義以為當治，事以暴列，乃復上書妄稱譽丹，前後相違，不敬。」上貶咸、欽秩各二等，遂策免丹曰：「夫三公者，朕之腹心也，輔善相過，匡率百僚，和合天下者也。朕既不明，委政於公，間者陰陽不調，寒暑失常，變異婁臻，山崩地震，河決泉涌，流殺人民，百姓流連，無所歸心，司空之職尤廢焉。君在位出入三年，未聞忠言嘉謀，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。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，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；以君之言博考朝臣，君乃希眾雷同，外以為不便，令觀聽者歸非於朕。朕隱忍不宣，為君受愆。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，寖以成俗，故屢以書飭君，幾君省過求己，而反不受，退有後言。及君奏封事，傳於道路，布聞朝市，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，辜陷重辟，獲虛采名，謗譏匈匈，流於四方。腹心如此，謂疏者何？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，將何以率示群下，附親遠方？朕惟君位尊任重，慮不周密，懷諼迷國，進退違命，反覆異言，甚為君恥之，非所以共承天地，永保國家之意。以君嘗託傅位，未忍考於理，已詔有司赦君勿治。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，罷歸。」

尚書令唐林上疏曰：「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，泰深痛切，君子作文，為賢者諱。丹經為世儒宗，德為國黃耆，親傅聖躬，位在三公，所坐者微，海內未見其大過，事既已往，免爵大重，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，使奉朝請，四方所瞻卬也。惟陛下財覽眾心，有以尉復師傅之臣。」上從林言，下詔賜丹爵關內侯，食邑三百戶。

丹既免數月，上用朱博議，尊傅太后為皇太太后，丁后為帝太后，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，又為共皇立廟京師，儀如孝元皇帝。博遷為丞相，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：「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，而為丹所劾奏，免為庶人。時天下衰亂，委政於丹。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，抑貶尊號，虧損孝道，不忠莫大焉。陛下聖仁，昭然定尊號，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。丹惡逆暴著，雖蒙赦令，不宜有爵邑，請免為庶人。」奏可。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。

平帝即位，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、丁太后冢，奪其璽綬，更以民葬之，定陶隳廢共皇廟。諸造議泠褒、段猶等皆徙合浦，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。徵丹詣公車，賜爵關內侯，食故邑。數月，太皇太后詔大司徒、大司空曰：「夫褒有德，賞元功，先聖之制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，甚悖義理。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，不顧患難，執忠節，據聖法，分明尊卑之制，確然有柱石之固，臨大節而不可奪，可謂社稷之臣矣。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，而丹功賞未加，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，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。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。」月餘薨，謚曰節侯。子業嗣，王莽敗乃絕。

評論

贊曰：何武之舉，王嘉之爭，師丹之議，考其禍福，乃效於後。當王莽之作，外內咸服，董賢之愛，疑於親戚，武、嘉區區，以一蒉障江河，用沒其身。丹與董宏更受賞罰，哀哉！故曰「依世則廢道，違俗則免殆」，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